

國王與悍婦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三 卡德蘭 / 原著・老嘉華 / 譯



第一章 一八八七年

「一下子聚集了那麼多親戚，真讓我受不了。」威漢明娜公主叫道。
她的表妹珊瑚笑著轉過身來看她。

她知道，威漢明娜無論碰到什麼事情，總是抱怨連天。不過，想從女王邀請了六十多位親戚參加的這個「即位五十週年慶祝午宴」中挑出點毛病，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珊瑚在蘇格蘭，一直過著平靜單調的生活，所以對她來說，這個午宴實在是很熱鬧、很有意思。

維多利亞女王的左右兩邊，分別坐著丹麥國王和希臘國王。她的對面，則是比利時國王。大

型的金盤在餐桌中央閃爍發光，使整個宴會的場面顯得更加盛大輝煌。

「我起先還以為，」威漢明娜繼續用她那從喉嚨裏擠出來的難聽聲音說道，「參加慶祝會的人這麼多，應該碰得到幾個配得上我們的年輕男人。」

珊瑚覺得她的話很好笑。

普生堡的威漢明娜公主已經快三十歲了。人人都知道，近十年來，她一直在歐洲皇室中，找一個丈夫。

但是，她長得又醜又胖，而且脾氣暴躁、口無遮攔，所以各國的王子都對她退避三舍。她的家人會想替她撮合婚事，可是，每一次，對方一聽到她的名字，就立刻嚇跑了。

珊瑚不想引起威漢明娜的反感，所以只好在她身邊的沙發上坐下，說道：

「據我看，宴會裏倒有幾個不錯的單身漢。妳覺得路易士·威廉怎麼樣？」

威漢明娜嚴厲地望著她。

「路易士·威廉已經訂婚了，他打算等女王的即位五十週年慶祝會一過，立刻就宣布這件事情。」

「我不知道他訂婚了，」珊瑚回答。「那麼，看樣子，只剩下遲遲的丹渥諾吉斯王子了！」
「珊瑚，妳簡直在胡鬧嘛！」威漢明娜說。「我猜他早就有成打的妻妾了。」

「嗯，這很可能！」珊瑚說道。「我覺得，這個慶祝會並不是一個適合找丈夫的好地方。」

「女王陛下是全歐洲出了名的『月下老人』，」威漢明娜心有不甘地說。「我要是有勇氣的話，一定去跟她談談，請她替我作個媒。」

珊瑚笑了起來。

「我相信妳不會有勇氣到那種地步。我們誰也不敢那樣做的。」

她一面說著，心裏一面想，維多利亞女王真是個令人敬畏的人，連威爾斯王子晉見她的時候，都會緊張得混身發抖。

她向來都是依自己的意志做事，從不肯妥協讓步，連慶祝會的傳統形式，也要照自己的意思加以變更。

她堅持不肯戴皇冠、穿皇袍，去參加第二天在西敏寺舉行的感恩儀式。首相跟她爭論了很久，最後只好頹然告退。她的子女又推派威爾斯王妃去勸她改變心意，結果威爾斯王妃氣急敗壞地衝出屋子。

「我從來沒有被駁斥得這麼啞口無言過！」她告訴那些在外面等消息的人說。

女王決定戴一頂普通的女帽，去參加感恩儀式。沒有人能夠說服她，使她打消這個念頭。

哈利法克斯爵士告訴她，說人民喜歡看到光彩奪目的場面。張伯倫先生也說，一國的元首應

該有莊嚴、高貴的外表。羅斯伯瑞爵士更斬釘截鐵地說，一個王國，應該「由王權——而不是一頂普通的女帽——來統治。」

但是，無論別人怎麼說，女王都無動於衷。

第二天，她真的戴了那頂帽子，到西敏寺去。而且，還命令她的侍女一律戴上同類型、不附面紗的帽子。

雖然如此，當她在韓德爾的進行曲旋律中，緩緩走上西敏寺時，那種高雅從容的神態却使人不得不衷心折服。

珊瑚想，陪侍女王參加感恩儀式的行列，真是再壯觀也沒有了。

首先抵達的，是精神飽滿的印度騎兵隊。其次，是皇室的男性成員——女王的三個兒子、五個女婿和九個孫子。

德國皇儲蓄著金色的鬍子，穿了一身銀白色的衣服，盔甲上嵌有德國鷹徽，像個中世紀的英雄。他一出現，立刻使圍觀的群眾感到一陣震撼。

皇室親族都在談論有關德國皇儲得了喉癌，甚至已經失聲的問題。另一方面，他的妻子——維多利亞女王心愛的女兒維琪，又一直受俾斯麥及其心腹的中傷，這件事令女王非常擔心。

西敏寺的感恩儀式在莊嚴隆重的氣氛中進行了很久。典禮之後，公主們一一上前親吻女王的

手。這時候，她們每一個人都顯得很美。

午宴直到下午四點才開始，而且和前一天如出一轍。

珊瑚知道，此刻馬上就要進行閱兵大典，女王將在陽台上觀禮。閱兵之後，還要在跳舞廳裏舉行晉見儀式。

「女王陛下下來了！」有人叫道。珊瑚趕忙站起身來。女王進了屋裏，越過所有在場的皇室親族和賓客，走到窗前，黑綢禮服的衣擺隨著她步伐的節奏，發出沙沙的響聲。

晚宴上，女王穿了一襲閃閃發光的禮服，上面綴著銀薔薇和薊草，象徵著全國的和平統一。印度王子及外交使節團依序晉謁女王，他們全都穿著鑲金的制服，或者頭纏鑲鑽石的頭巾。珊瑚以為，像這樣的場面，即使是威漢明娜那麼難纏的人，也應該很滿意了。

但是，她們並肩走向中國式屋子裏去看煙火時，她竟然還在抱怨。

「妳為什麼不跳舞呢？」她悄聲問。

「坦白說，站了那麼久，我的腳已經痛死了，」珊瑚答道。「嗨，看那邊的煙火！真是太棒了！妳還能要求什麼呢？」

「妳如果真想知道的話，我就告訴妳，」威漢明娜回答，「我想嫁一個國王！」

「國王？」珊瑚很感興趣地說。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因為，我是最理想的皇后人選，」威漢明娜答道，「還有，當我看到威爾斯王妃身上戴的鑽石的時候，我知道那些鑽石如果戴在我身上，一定非常合適。」

珊瑚壓制住自己的笑。

威爾斯王妃頭上戴著最大、最耀眼的鑽石髮簪。每次她一走動，脖子上的鑽石項鍊，就閃爍出如月光似的光澤。然而，最吸引人的，不是她身上的鑽石，而是她的美。她是王室中最美的女人。

珊瑚望著她來回走動的身影，覺得她輕巧得像在飄。她修長雪白的頸項，優美得彷彿天鵝。而那種優雅甜美的笑，更使她顯得與衆不同。

威漢明娜想變得跟威爾斯王妃一樣美，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。不過，珊瑚並沒有把心裏的想法講出來，她只說：

「嫁給亞歷山大表哥，雖然得到了王妃的名份和物質上的享受，可是也得忍耐許多事情。」

「妳是指王子的風流韻事？」威漢明娜用她那難聽的聲音問。「大家都知道他這些羅曼史。」

不過，王妃也從其他方面得到了很多補償。」

「我很懷疑……」珊瑚思索著說道。

「沒什麼好懷疑的，」威漢明娜打斷了她的話。「我告訴妳，珊瑚，我一定要當上某一國的

皇后！除了我以外，全歐洲的女孩子好像都嫁出去了，這真是不公平。」

她的聲音顯得好痛苦，珊瑚禁不住替她感到難過。

「一定有很多國家的國王或皇儲今晚沒有來，」珊瑚說。「普生堡鄰近，不是有不少公國和王國嗎？」

「那些國家的元首都已經結婚了。」威漢明娜答道。

珊瑚絞盡腦汁，想找出一個還沒有結婚的國王。

事實上，所有歐洲最重要的王室，都已經被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或孫女給佔據了。

她環顧室內：維琪，德國王妃；愛麗絲，漢席太公妃；碧翠絲嫁到貝登堡；海倫嫁到賀爾斯坦。其他的皇室成員，也都由女王作主，為她們找到了適當的對象。

「一定還有誰……」她心想。突然，她叫了起來。

「我想起來了，威漢明娜！喀拉亞的麥克羅斯國王還沒結婚！」

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威漢明娜竟然緊繃著臉。

「我再怎麼樣也不會嫁給那個傢伙！」她粗暴地說。

「為什麼？他什麼地方得罪妳了？」珊瑚問。

她知道，喀拉亞是和匈牙利及波士尼亞接壤的一個小國。

「他是個畜牲，醜陋、粗魯，而且討人嫌！」威漢明娜咬牙切齒的說。「他的臉上破了相，腿又跛。」

「他到底做了什麼對不起妳的事？」珊瑚又問道。

「去年舉行國家舞會的時候，他也來參加了。」

「哦，是嗎？」珊瑚說道。「我好像沒有見到他。」

前一年，珊瑚只有十七歲。所以，依照慣例，她很早就離開了舞會。

「後來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她好奇的問。

「當時，因為他的腿扭到了，就一直坐在那裏，」威漢明娜答道，「我很同情他，於是就去找他聊聊天，想讓他覺得舒服一點。」

她停了一下，眼睛裏閃現憤怒的神色。然後，她衝口說道：

「我跟他聊了一會兒，然後轉過身去和別人說話。這時候，我聽見他對站在他身旁的一個男

人說：

「『看在老天份上，讓那位胖太太離我遠一點吧！她一跟我說話，我就更不好過了！』」

珊瑚勉強壓制住要爆發出來的大笑。

「他真是太苛薄了，威漢明娜。」她說道。

「他說的是喀拉亞話，」威漢明娜說，「我猜他大概以爲我聽不懂——可是，偏偏我聽得懂！所以，我發誓以後永遠、永遠再也不跟他說話了。」

「這難怪妳。」珊瑚說道。

不過，她想，這件事也不能怪麥克羅斯國王。

她知道威漢明娜是很煩人的。而且，她也明白，威漢明娜跟國王聊天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同情他，而是因爲他是一個國王，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想對象。

「從那時候起，我陸續知道了很多關於麥克羅斯國王的事。」威漢明娜恨恨地說。

「妳聽說了些什麼？」

「他在喀拉亞他的城堡裏舉行狂歡宴！」

「什麼樣的狂歡宴？」珊瑚很好奇地問道。

「其實我也不清楚，」威漢明娜有點不情願地答道，「是佛瑞德表哥來過聖誕節的時候告訴我的。」

「佛瑞德表哥說的話，我一個字都不會相信，」珊瑚說，「妳知道，他最愛造謠生事了，而且，他所說的話幾乎都是從他那個長舌太太那兒聽來的。」

「我相信他所說的關於麥克羅斯國王的事情是真的。」威漢明娜堅持說。

「我在書上看過有關古羅馬時代狂歡宴的記載，」珊珂說道。「據書上寫，每個參加狂歡宴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，而且把衣服脫得精光。國王在喀拉亞的城堡要是跟我們在蘇格蘭的城堡一樣，那麼脫光衣服豈不是太冷了嗎？」

她知道，威漢明娜對她說的話一點興趣也沒有。她仍然自顧自地沈浸在對國王的恨意中。

「他還有成打的情婦。」

「這沒什麼稀奇。」珊珂一面說，一面看著威爾斯王子向一個漂亮的女孩子調情。

即使遠在蘇格蘭，大家也經常談起王子的風流韻事。珊珂到倫敦來參加女王即位五十週年慶祝會的這段時間裏，所聽到的話題仍然老在這上面打轉。

威漢明娜還在想著國王的事。

「有一天，我聽見佛瑞德表哥跟克利斯頓王子在談話。」她說道。

珊珂想，威漢明娜一定又從鑰匙孔偷聽了——她是絕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從鑰匙孔偷聽的機會的。

「佛瑞德表哥說：『不知道妮塔·洛普拉克芙發生了什麼事，我有一年沒有聽到她的消息了。我所見過的俄國舞蹈家裏，她是最動人的一個。』」

「『她現在跟喀拉亞的麥克羅斯打得火熱。』克利斯頓王子回答說。」

「他對動人的女人，倒真是無往不利啊！」佛瑞德表哥又說。「我自己也挺喜歡妮塔·洛普拉克美的！」

威漢明娜停下來喘口氣，珊瑚批評道：

「我雖然不知道妮塔·洛普拉克美是誰，可是我敢斷定，她絕不會喜歡佛瑞德表哥。」

她對威漢明娜的喋喋不休感到很厭煩，就故意轉身去，和也站在那兒看煙火的愛丁堡公爵聊天。

「今天真是太棒了，艾佛烈表哥。」

「妳玩得開心我覺得很高興，珊瑚，」他答道。「我想，女王大概很累了，不過看到人民那麼熱烈地歡迎她，她一定非常欣慰。」

「這是真的，」站在一旁的維多利亞公主接口說。「媽媽不停的告訴我，說她有多高興。還有，從各地打來的賀電，讓她興奮得不得了。」

珊瑚看見威漢明娜又想跟她講話，趕緊走到另一群人的身邊，加入他們的談話。

珊瑚和這屋子裏的每一個人，幾乎都有親戚關係。她的母親——寶琳公主——是英國人，嫁給了維吉達的拉迪那斯王子，他們的婚姻一直非常美滿。不幸，在六年以前，他們被無政府主義者投擲的一枚炸彈炸死了。

每逢遇到這種熱鬧的場合，珊瑚就格外思念她的母親。

寶琳公主很喜歡在白金漢宮裏和親族相聚暢談，不過，她也熱愛自己在匈牙利的的生活。

珊瑚和母親一樣，眷戀匈牙利廣闊、美好的土地，還有那兒的駿馬，她覺得自己是屬於那兒的。那一切，在她的心目中，比她這個年齡應該有的同伴更重要。

父母去世之後，她原本希望能繼續留在那兒，可是她父親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她的教父史特靈公爵，當了她的監護人，把她帶到蘇格蘭去和他住在一起。

起初，她在蘇格蘭生活得非常、非常快樂，直到兩年前，公爵夫人去世，公爵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續絃了。

珊瑚第一眼看見新的公爵夫人，就知道自己遇上了一個無法和解的敵人。

凱薩琳公爵夫人只有三十五歲，比她的丈夫小了很多。她是個相當迷人的女人，幾乎稱得上是漂亮絕頂，只可惜，她的身邊有個珊瑚。

初次見到珊瑚的人，沒有不被她的美震撼住的。他們總是目不轉睛的凝視著她，根本忘了屋子裏還有別的女人。

她承襲了母親姣好的臉龐和小巧挺直的鼻子。而那頭紅髮，那雙深綠色的大眼睛，則是遺傳自她父親的匈牙利血統。這一切，再加上她美好的身材，美得足以讓任何女人妒恨得咬牙切齒。

凱薩琳公爵夫人從一開始就憎恨珊瑚。珊瑚因為有皇室血統，所以在女王即位五十週年的慶典中，處處受到禮遇，這使得公爵夫人更加無法釋然。

珊瑚應邀住在白金漢宮裏，史特靈夫婦却在漢諾威廣場擠一間小屋子。

接連兩天的家族午宴，珊瑚都參加了。而且在西敏寺的感恩儀式中，她和皇室的公主坐在一起。公爵夫人對這些事情簡直無法忍受。

此刻，她和公爵雖然也應邀來觀賞煙火，而且是少數幾個沒有皇家血統的賓客之一，可是她知道，他們之所以被邀請，完全是因為珊瑚的緣故。

許多賓客已經看膩了煙火，紛紛走進客廳裏聊天。史特靈公爵看見珊瑚一個人站在那裏，就向她走過去。

公爵身穿蘇格蘭裙，顯得無比的威嚴，肩上別的煙水晶大領針在燈光照耀下閃閃發亮。

「累不累，珊瑚？」他問道。

他非常喜歡珊瑚，而且他和其他賓客一樣，覺得她是宴會中最出色的女孩。

「有一點，」珊瑚回答。「您現在就要走嗎，教父？」

「凱薩琳累了，」公爵點頭說道。「西敏寺裏好熱，我們的座位又擠在一塊兒。」

「看樣子，女王一定是筋疲力竭了，」珊瑚說。「她只看了一會兒煙火，就離開了。」

「嗯，」公爵說道，「她明天還得累一整天呢。妳明天要陪侍她到海德公園去吧？」
「我決不肯錯過這個好機會，」珊瑚答道。「明天，那裏要招待三萬名學童，有大汽球，還有軍隊演奏。」

「那妳一定要去好好玩一玩，」公爵笑著說，「不過，妳不會隨女王到溫莎去吧？」

「當然不會，」珊瑚答道。「等女王陛下一離開倫敦，我就立刻回到您身邊。」

「好，好！」公爵答應道。

這時候，公爵夫人走到他的身旁。

她身上配戴著史特靈家所有的珠寶首飾，臉上却是一付憤憤不平的不滿神色。她冷冷地望著珊瑚，眼神凌厲得像把刀。

「我猜，」她不高興地說道，「妳大概不打算跟我們一起回家吧？」

「我要待到明天。」珊瑚回答。

「這樣才能滿足妳的虛榮心，讓妳自以為很重要，對不對？」

說完，她不等珊瑚答話，就轉身走了。公爵按住珊瑚的肩膀。

「妳看起來真動人，珊瑚，」他說。「連威爾斯王子都向我讚美妳。」

「謝謝您，教父，」珊瑚笑道。「能有您這麼一位好監護人，是我的運氣！」

公爵又笑著拍拍珊瑚的肩膀，就匆匆跟著太太離開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珊瑚到了史特靈夫婦在漢諾威廣場的屋子。

一大早，她就陪侍女王去海德公園，在那兒痛快的玩了很久。在大汽球昇起的時候，一個小孩大叫了起來：「看啊，女王上天堂去了！」

在公園裏，她一直躲著威漢明娜。雖然，她覺得這樣做，有點不近人情，可是她實在受夠了威漢明娜的喋喋不休和吹毛求疵。

她曾經應邀到普生堡去作客一個月，結果發現威漢明娜的家人也一樣的受挑剔，一樣的惹人厭。那種度日如年的日子，她一輩子都難以忘記。

從那次之後，他們再也沒有邀請她去普生堡。她想，主要的原因，是因為威漢明娜的哥哥對她太有好感，而他的家人認為她不是他理想的結婚對象。

拉迪那斯王子雖然給了他女兒美貌，卻沒有留給她多少財產。

歐洲王室為兒子選擇妻子，最重視的是女孩的家產，而不是她的相貌。因此，嫁妝豐厚的女孩，比才貌雙全的女孩更令男人心動。

一走進她教父的屋裏，珊瑚立刻感覺到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每次有任何特殊的事情發生，她幾乎都能預先感應到。不過，除非發生的事

跟她有切身的關係，否則她很少理會自己這種感覺。

此刻，在這間昏暗、簡陋的大廳裏，她突然感到一股跡近恐懼的壓力。

在這麼炎熱的天氣裏，她却覺得混身冰冷，彷彿正一步步走向陰森恐怖的墓園。她幾乎想拔腿飛奔出這間屋子。

「我一定是太累了。」她想。

她摘下頭上的草帽，掠了掠頭髮，鼓起勇氣，走進客廳。

凱薩琳公爵夫人坐在壁爐旁的沙發上刺繡，嘴唇隨著繡花針一上一下地緊縮在一起。

公爵背對空壁爐站著，似乎和珊瑚一樣覺得冷，想靠壁爐得到一點暖意。

珊瑚壓制住心裏的不安，笑著走了過去，說道：

「我回來了，教父。我提早了一點。」

「回來啦，珊瑚。」

他在她的面頰上吻了一下。然後，珊瑚又向公爵夫人行禮。

「跟那麼多顯赫的親戚在一起，一定很愉快吧！」凱薩琳公爵夫人冷冷的說。

「太棒了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今天的場面。」珊瑚答道，「女王陛下在海德公園裏那種氣質風度，真讓人心折。她參加了三天的慶祝活動，一定很累了。」